

麦子的歌手梦

□上海 陆小鹿

去年疫情期间,麦子在校友群里说,她组建了一个音乐群,诚邀感兴趣的校友加入。

生活中的麦子我不认识,但我认识网络上的她。在校友群里,她是一个活泼的发言者,而我恰好相反,常年潜水不吭一声。唯有此次,当我看到“音乐”二字,忍不住浮上水面。无他,只因我喜欢音乐。

看得出来,麦子是有点心要将这个音乐群经营得红红火火。几乎每天,她都会在群里自言自语,上传她喜欢的歌曲,分享她觉得好看的音乐片,有时,也发些与音乐无关的美食、美景、美物,甚至,她还PO出了自己的相片,戴着棒球帽抱着把吉他坐在楼梯上——那是我第一次看到麦子的真容,估摸着她大约有四十多岁了。

颇为尴尬的是,她在群里不停地冒泡,回应者却寥寥。也许大家彼此之间不够熟悉,也许喜欢音乐的人大多性格沉静而慢热,群里的气氛始终处于一种冷场的状态,好似大家都在瞧着麦子一个人表演

独角戏——孤独的、连掌声也没有的独角戏。

这得有多强大的内心!有时看不下去了,我就发出一两个表情符号,来回应她的自言自语。从麦子的自言自语里我得知,她正在学习吉他弹唱,好像是事业有成后突然迷上了音乐,且不知天高地厚地做起了歌手梦。

有一天,麦子在群里发了一个全民K歌的链接,我打开一听,扑哧笑了。链接翻唱的是陈粒的《奇妙能力歌》,演唱者是跑调跑去了西伯利亚的麦子。我一边默默为麦子感到了尴尬,一边再次对内心强大的麦子行了佩服礼。

后来,麦子就时常在群里分享她的K歌翻唱。大约她也觉察到我们的反馈不够积极,她竟然给我们发出了“听歌红包”,请大家收红包来“欣赏”她的K歌翻唱。红包一来,潜水者们纷纷冒泡,“拿人手短,吃人嘴软”,群里开始有了点热度。原本,我时常会忽略掉麦子的翻唱链接,可是领到了小红包,不打开听实在不像话。于是,她后

来的分享我次次都听了,听着听着,就觉得她的调子慢慢准了,气息也慢慢稳了。

去年年末,麦子在群里发了张新年音乐会的海报,邀请感兴趣的校友参加。我吃惊地发现海报上竟然有麦子的演出节目,她要表演三首吉他弹唱:《红河谷》《奇妙能力歌》和《喜欢你》。

音乐会是麦子和她的企业家朋友们一起筹划的,组织得像模像样,除了吉他弹唱,我还第一次听到了箱鼓伴奏,以及柳琴演奏。然而,叫我最惊讶的还是麦子。只见她怀抱吉他,坐在麦克风前,超有范儿地浅吟轻唱。我很难将几个月前还跑调的她,和舞台上落落大方的她画上等号。那一刻,坐在观众席里的我对麦子升起强烈的羡慕之感。

我无限感慨地和身边校友说:“学东西就是要有勇气,要不怕丢脸啊。”校友赞同地说:“喜欢,就是无所畏惧;热爱,就要满腔热血。年龄算什么,天赋算什么,有想做就做的决心和行动力才最重要。”

赴一场芦花之约

□湖南怀化 钟芳

站在湖堤上放眼望去,长在两岸的一大片芦苇亭亭玉立,顶在枝头的白花随风踮足曼舞,翻卷起层层雪白的浪花,一波一波滚向天际。有摇橹船从湖里划过,船桨拍打着水面,船桨声嘎吱嘎吱,惊起嬉戏在浅滩的一群白鹭,扑腾着翅膀猛地蹿入芦丛深处去了。“千里江山寒色远,芦花深处泊孤舟”,说的就是此刻了。

芦苇是一种极其普通的水生植物,植株高大,茎秆直立,圆锥状花序迎风摇曳,野趣横生。芦花没开之前称荻花,是红色或紫色的花蕾,而在初冬渐冷的时候,花穗耀眼,茎秆变黄,白白的花絮,在暖暖阳光下迎着微风摇曳,如雪般飞舞,美不胜收。

在童年的家乡,芦苇是最常见的一种植物,它们伴水而生,随风

而长。在村庄内外的沟渠河塘边上,到处都能看到一丛丛、一簇簇、一片片的芦苇,蓬蓬勃勃,葳蕤生长。

每年春江水暖的时节,它们开始破土而出,舒展鲜嫩青翠的叶子,静静映现在水边,勤劳巧手的母亲就会早早地采摘回来,做成一盘可口的小菜,脆脆甜甜的。盛夏三伏,它们一个劲地疯长,苇秆挺拔粗壮,苇叶宽厚实,形成浩瀚的芦花荡。我们这些淘气孩子,经常钻进那密密匝匝的芦苇丛里捉迷藏,摸鱼虾、掏鸟蛋、吹芦哨,不时惊起一群群水鸟,扑啦啦飞向碧蓝的天空。

到了秋末初冬之际,百花凋谢,草木枯萎,笔直俊逸的芦苇脱掉一身碧绿的戎装,顶着一团团蓬蓬白发,在阵阵寒风中,它们被吹

向一个方向,像古时军队出征旌旗猎猎,威武雄壮,浩然荡远。这时的母亲总要我们把芦苇砍下来,一小把一小把地捆好,摆在门前晒。晒干后芦秆用来编席子和农具;芦花装进枕头套中,可做成芦花枕,躺在上面,似躺在绵软的云朵上。

我曾在临水岸边采摘过一大把芦花,插在案前的花瓶里。一眼看上去,空心的芦秆、絮状的花,修长而飘逸,她们犹如淑女,高雅、素洁,欲语还休,飞扬中透着灵性之美,柔顺中隐含着傲骨,让人心生愉悦。

凉风起,雁南飞,苇叶黄,芦花白。白露为霜的日子里,我愿静静地划一叶扁舟停泊于芦苇荡中,与芦花相会,看花开花谢,潮起潮落。

认真过

□河北巨鹿 张军霞

我们小区的清洁工,是一位年纪比较大的阿姨,姓王。她的家就在附近的城中村里,每天傍晚她来收拾院子里的垃圾时,总喜欢一边干活一边和邻居们聊天。

王阿姨喜欢穿花花绿绿的衣服,说话嗓门很大,她几乎认识所有居住在小区里的人。有时,哪家有闲置的旧家具之类,又舍不得扔,就会送给王阿姨,她也时常把自家菜园丰收的小白菜、豆角之类,送给我们尝尝鲜。大家都喜欢这个性格爽朗的老大姐。有一天,我下楼倒垃圾时,发现王阿姨没来,门岗的师傅在代替她收拾垃圾。我不由问:“王姐呢,请假了?”师傅一声长叹:“别提了,她家儿子突发疾病去世了,才49岁!”

我不由吃了一惊:“前天还听她说,家里添了重孙,才摆过百日宴……”王阿姨跟儿子儿媳住在村

子里,孙子和孙媳妇在外地工作,这对年轻人最近得了个健康可爱的男宝宝,王阿姨还给我看过保存在手机里的照片,一个胖乎乎的小男孩。人生无常,谁又能料到,前一天刚摆过庆生的百日宴,后一天就是白发人送黑发人的人生巨痛。

接下来的几天,院子里的垃圾时有人打扫,时而就堆积在那里。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王阿姨没有上班。我想,王阿姨年龄也大了,也许从此就不再来了吧?

事实上,在儿子去世一星期之后,帮着家里人料理完后事,王阿姨照常回来上班了,我们的小区重新变得干净起来。王阿姨身上唯一的变化是她不再穿颜色鲜艳的衣服,她照样和大家聊天,照样会把新鲜的蔬菜水果挂在某户人家防盗门的把手上。有人说,她的心

可真大,儿子没了,还能这么乐观地生活。

有一天,王阿姨给我送来几个水灵灵的大茄子。我想要安慰她几句,又不知怎么说才妥当,反倒是她主动说:“儿子不在了,我也得好好活着,我要给儿媳做伴儿,我还要看着孙女结婚成家,将来帮他们抱娃娃……”

望着王阿姨离去的背影,回味着她在遭受人生重创之后的这番话,我由衷地佩服她这种豁达的生活态度。也许在不少人眼里,她只是一个没有文化的村妇,做着比较底层的工作,可她被不幸蹂躏,却依然把自己收拾干净再出门,每天都在努力去实现生活中一个个的小目标,多么值得敬重!

没有一种生活不值得认真过。就算风雨过后不一定能看到彩虹,但一定看得到阳光。

黄昏

□东台 范爱华

我喜欢黄昏的时候出去走走,看傍晚乡村的风景。

虽是冬天,枯藤老树昏鸦,但乡村并不感觉苍凉。农家院子外面的槐树已落光了叶子,裸露出刚劲挺拔的身躯。攀爬的枯藤缠绕着伟岸的树身,不离不弃。那藤上吊着一个个褐色的葫芦,在黄昏的夕阳里晃悠悠,犹如乡村的风铃,从夏到秋,从秋到冬,一路摇向季节的深处。一群小麻雀成双成对地在枝丫间跳上跳下,叽叽喳喳,唧唧我我,说不尽的你依我依,颇有情趣。池塘边的芦苇,开着雪白的芦花,那是“白露为霜”的白,那种白让我在这个傍晚有瞬间的恍惚与感动,仿佛看到已故的母亲在芦花丛里忙碌穿梭的身影,翻飞的芦花俨然母亲风中的白发,眼眶即刻被泪水打湿。原来母亲并未走远,她始终以一种特别的方式跟我们在一起。

绿色的麦田边,庄户人家的草垛堆得像座小山。尽管现在生活好了,家家有煤气灶,但勤俭节约惯了的老人们还是舍不得把老灶拆掉。有的吃,有的烧,还图什么?朴实的庄稼人知足常乐。田野上,麦苗的绿与稻草的黄和谐养眼,看着心里就觉得踏实、温暖。

路边的田里,一个八十多岁的老太太,我叫她龙嫂。正在伺弄一棵棵胖嘟嘟的大白菜。这个曾经在饥饿年代,用自己的乳汁喂养和自己孩子同龄小叔的女人,在村里

在桂林遇见你

□广东广州 韦金伶

我愿在桂林遇见你,在一个浅昏迷的雨季。

尧山杜鹃在云中绽放,南溪山樱花甜美微笑,西山桃花垂落点滴晶莹。撑一把油纸伞,我婀娜从容,如盛开的浅红。在漓江之畔,与依依的垂柳,对着流水顾影而自喜。穿一件贴身的旗袍,或一套轻盈的襦裙,都很应景。走在不太宽的大街上,或不太窄的小巷里,无需太匆匆。我们偶然相遇,一刹那相视而心动,留下永不流逝的回忆,足矣。

我愿在桂林遇见你,品一份天然恬静的诗意。

在杨堤踏上一只竹筏,悠悠随波而下。望青山烟雨化成水墨,闻空气湿润夹杂草香。经水帘洞府神思传奇,到九马画壁考验眼力。你站在舟头,披上一层如梦如幻的薄纱。我抬头迎风,与你一起沐浴烟雨。有一种感动想要高歌,在心底涌起,但我们只是静默相视。千里江风,牵起衣裾,仿佛让我们倾听,那百万年沧海桑田的故事。柔波粼粼,江水汨汨,那是神灵在含情低语。

我愿在桂林遇见你,留一段温暖质朴的欣喜。

到龙脊梯田,看嫩绿的新苗挺

传为美谈。我喜欢这样有内涵的女人。她们一如乡下的大白菜,一层层地把自己包裹起来,层层叠叠,实实在在,把乡下女人纯朴、善良、厚道的心裹在最里面。

我在冬天的黄昏里走着,来到一座叫不出名字的大桥上。此刻,夕阳像一只橘子,温馨可人。刚才还在高大的水杉顶上呢,一眨眼就到了乡村别墅的后面去了。这时再抬头看它,黄里透红,羞羞答答,那分明是一枚熟透了的橘子,再不摘,它可就要掉了!果然,它“咚”一声掉进梓辛河里,落日余晖、晚霞满天,真是太美了!瞬间,河面成了一条锦缎铺就的金光大道。晚风吹来,水波荡漾,泛起层层涟漪,那只湿漉漉的大橘子晃了几晃,竟不堪重负地沉下去了。

刹那间,大桥两边的路灯齐刷刷亮了。一股电动车流从桥上鱼贯而过,我知道,这是附近建筑工地上的工人收工回家。他们带着头盔,满脸黑灰,衣服脏兮兮的,但目光专注。他们中间有的是父亲,有的是儿子,有的是丈夫,从他们归家的眼神里,我看到了他们与生俱来的坚定和执着:他们挑起的是养家育儿的重担。远方,总有一盏明亮的灯火在等他们回家。

上弦月早早挂在天空,等着与太阳轮岗。

这个傍晚,我被乡村晚景陶醉了。

立,向阳而生。每一片水田捕捉了一小块蓝天,让鱼儿与小鸟并肩飞翔。阳光照耀大地,观生命渺小而倔强,安安静静又轰轰烈烈地生长。直到炊烟召唤儿女归去。渔翁带着鸬鹚靠了岸,村民牵着牛回了家。我们也像归巢一样走进屋里,带着对美食的憧憬。桂林米粉、啤酒鸭、荔浦芋……当地小菜热情地哄着来自五湖四海的胃。酒足饭饱,我们打出一个饱嗝,带着桂花的香气。然后闲坐在农户门前,看萤火虫慢慢飞出一片星光。

我愿在桂林遇见你,寻一次青春如歌的回忆。

山如飞雁展翅翱翔,又似神灵停驻大地,遥望着校园。成片的绿荫里,许多小小的年轮,记着我们的汗水。孔子铸像庄严耸立,一如敬爱的师长谆谆教诲。宽敞明亮的教室,不时传出欢乐的笑声。还有图书馆、小花园、大饭堂和奶茶店里,都能见到同学们学习的身影。放学铃声响起,我们就去打一场球、跳几支舞,或者吹响小号长笛,活力飞扬。年轻的心,向未来生出无限希冀。

我早已离开桂林,如今又期待与它久别重逢。如果可以,就让我们在桂林相遇吧。

青石街